

◎诗意绿洲

谁读懂五千年中国的风雨
谁看透了世界未来的身影
谁点燃了长夜里星星之火
让真理照亮了大地的黎明
您用智慧解读中外古今
您用胆识突破荆棘困境
您在苦难中播下了希望
您让春天住进人们心里

啊~是您 唯有您
穿越黑暗守护光明
啊~是您 唯有您
在艰苦中万丈豪情

您让人民成为山河主人
您让权力握在人民手心
您每个脚印都写满深情
每一刻时光都见证初心
您让理想化作满天星辰
您让信仰武装所有灵魂
您让誓言都回荡在天地
每一滴汗水都浇灌青春

面对敌人 您是雷霆战神
面对人民 您是春风至亲
伟大思想如清泉润泽人心

浪漫诗篇在青史永远长存
您的音容笑貌大爱天成
化作行云流水挥毫无声
字里行间流淌智慧无言
每一笔都是民族的心声
啊~是您 唯有您
穿越黑暗守护光明
啊~是您 唯有您
在艰苦中万丈豪情
您让人民成为山河主人
您让权力握在人民手心

您每个脚印都写满深情
每一刻时光都见证初心
您让理想化作满天星辰
您让信仰武装所有灵魂
您让誓言都回荡在天地
每一滴汗水都浇灌青春
当春风吹过万里山河
当幸福绽放每张脸庞
这盛世如您所愿的模样
就是我们最深情的回响
您让人民成为山河主人

您让权力握在人民手心
您每个脚印都写满深情
每一刻时光都见证初心
您让理想化作满天星辰
您让信仰武装所有灵魂
您让誓言都回荡在天地
每一滴汗水都浇灌青春
读懂您啊 就是读懂希望
追随您啊 就是追随曙光
您永远在我们心上
如阳光普照 大爱无疆

无量山冬樱花绽放

新华社发(龚祖金摄)



◎非常感悟

岁末拾忆

铁盒里的足球梦

□ 梁婧媛

岁末的寒风裹挟着年味，扫过资阳的街头巷尾，过年前的大扫除是每年必不可少的项目。清理家中的杂物间，偶然瞥见角落里一个斑驳的方形铁盒，俯身拾起，在记忆深处搜寻良久，却想不起铁盒是什么时候被遗忘在角落。厚重的灰尘沉淀着岁月的痕迹，锈迹斑斑的盒盖因年久老化变形而无法徒手开启。拭去铁盒上的灰，找来工具轻轻一撬，“啪”的一声，铁盒应声而开，一地卡片如时光碎片般散落。满怀好奇拾起卡片，记忆中的画面如潮水般涌现。

初中时，世界杯的热情席卷小镇，作为世界上荣誉、规格、竞技水平和知名度最高的足球比赛，罗纳尔多、齐达内、贝克汉姆等球星的手卡，是少年们梦寐以求的珍宝。2002年巴西队在世界杯中7战全胜，作为首支五次捧回“大力神杯”的球队，巴西队无疑是无数初中生的最爱，少年的慕强心理就是这么简单又纯粹。如果能在校门外的小卖部集齐巴西队所有球员的手卡，那一定是被同学们羡慕的对象。然而我的手卡却常常被父母以“会影响学习”而收缴。殊不知，那些被父母以“会影响学习”为由收缴的卡片，原来早已被小心封存，连同那时的懵懂与狂热，一同锁进了时光的匣子。

竞技体育的魅力或许从来不在乎输赢，而在乎这些扎根于各行各业的平凡人，他们在跌倒处爬起、在落后时坚

持、在协作中成长，用真诚与热血在绿茵场上书写着属于这座城市的英雄梦。这个梦，从懵懂孩童到耄耋老人，接力、传承、延续……当“雄起”的呐喊声响彻球场时，一代代的青年人驰骋在绿茵场上，那种“不服输、不低头、不认命”的冲劲儿，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足球的未来、青年的未来、资阳的未来，而这才“川超”最动人的底色。

足球，它承载着少年的梦想，更传递着城市的魂，它就如同一根纽带，将足球的热情与城市的脉搏紧紧相连。当暮色浸透资阳的天空，球场内华灯初上时，比赛官员和裁判们纷纷走出赛场，倒在地上，休息片刻后继续起身，将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具象化时，你会发现，“川超”资阳赛区虽没有华丽的解说辞藻，却字字句句，都是资阳男儿对这片土地最深的告白。当最后一个主场的接待工作圆满结束时，在与竞赛专员的交谈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对资阳球员和球迷的肯定。两次莅临资阳指导的易文俊裁判不禁感叹道：“资阳的球员真的一场比一场踢得好，一场比一场有血性。”

竞技体育的魅力或许从来不在乎输赢，而在乎这些扎根于各行各业的平凡人，他们在跌倒处爬起、在落后时坚

伴随着高铁的轰鸣，挥手送别间，他们已将资阳的烟火气带至他乡，让舌尖和味蕾永远记住这座城醇厚的温度。这一刻，足球，成了资阳的“城市会客厅”，既让城市焕发活力，也让更多人因一场比赛，而爱上了这座城。

年少的铁盒里满载的或许不光是那些年的足球梦，它更像是一个被细心收藏着的“初心”。铁盒中的手卡虽然边角已经磨损，签名早已褪色，但“初心”如铁，它已在无形中化作无声的灯塔，提醒着每一个追梦人：它不是青春的遗物，而是灵魂的锚点，那份对胜利的渴望，已如同种子般播撒在年轻的心田。无论世界如何变迁，那份纯粹的热爱与坚持，终将在时光的画卷上刻下不朽的印记。



◎魅力家乡

寻幽中和寨

藏于川东群峰的明清秘境

□ 肖建伟

安岳县历史悠久的乡镇古寨多，境内共有古寨300多座，多为明、清时修建，目前寨况保存完好、文物价值高的有近20座；部分保存比较完好的有100多座；无寨门框和寨墙，仅有遗迹和寨名、有寨名无遗迹的共有200多座。协和镇中和寨就是其中保存完好、文物价值高的一座。

从安岳县城出发，往兴隆方向，驱车约44公里，便抵达了协和镇深处的中和寨附近，再走一段蜿蜒曲折的小道，便到了这座隐匿于乡村最高峰的明清古寨，它似一颗被时光遗忘的明珠，在群山环抱中静静伫立，将数百年的风尘与烟火，都镌刻进了厚重的石墙之中。

拾级而上，最先震撼人心的便是古寨的“筋骨”——整座寨子全由数百斤重的巨石砌成，高约十五米的石墙依山而建，如巨龙盘踞山顶。四周皆是刀削斧凿般的悬崖峭壁，脚下是深可见底的沟壑，唯有一条小径可通寨门，真正诠释了“易守难攻”的兵家智慧。安岳石材丰富，可就地取材。据说当年为避匪患，先民们踏平山顶，耗费巨资将这些巨石一块块运上山巅，筑起这座坚固的“空中堡垒”，只为在乱世中寻一方安稳天地。

寨门是古寨的灵魂所在，一道古朴的拱门静静矗立，虽历经风雨侵蚀，却依旧能窥见当年的精致。门楣上雕刻着两只栩栩如生的蝙蝠，羽翼舒展，姿态灵动，寓意“福运临门”；旁侧的如意纹线条流畅，缠绕着藤蔓般的装饰，尽显明清工匠的细腻匠心；还有一柄雕刻的葫芦宝剑，造型遒劲，似在默默守护着寨内的生灵。唯有门楣中央的横额早已模糊不清，只余下班驳的痕迹，让人不禁猜想当年其上镌刻的是寨名，还是守护一方的箴言。门柱上的对联却清晰可辨：“远地避烽烟而面俱圆此时好，幽门来紫气头头是道众山高”，寥寥数语，既道尽了古寨避世安居的初心，也写尽了它居高临下、俯瞰群山的壮阔气势。

站在寨门远眺，整座古寨从空中俯瞰呈规整的三角形，石墙沿着山势起伏，将山势严严实实地围拢起来。走进寨内，时光仿佛在此慢了下来。这里曾是富贵人家的避世之所，十户非富即贵的人家在此聚居，青砖黛瓦间尽是当年的繁华。据寨中居住的老大爷回忆，这座寨子当年修建得极为豪华，城墙上皆建有屋檐翘角，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在青山绿树的掩映下，宛如藏在大山里的仙境，神秘而璀璨。更令人称奇的是，寨内还藏有神秘的地宫，虽如今已难觅全貌，却依旧引得人遐想连连，不知地宫中是否还留存在着当年的器物，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如今的中和寨，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热闹。十户人家的痕迹渐渐淡去，只剩下两位老人在此坚守，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将一生的时光都托付给了这座古寨。清晨，他们伴着鸟鸣醒来，沿着石墙缓缓散步；傍晚，他们望着山间的落日，听着风吹过石缝的声音，日子平静而悠长。阳光透过稀疏的树木，洒在斑驳的石墙上，将老人的身影拉得很长，也将古寨的岁月沧桑，晕染得温柔而动人。

站在寨顶俯瞰，群山如黛，云雾缭绕，整座中和寨仿佛悬浮于云端之上，既有石墙的刚毅，又有烟火的温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风声、鸟鸣与老人的低语，还有那些藏在石缝里、雕刻中、故事里的时光印记。这座用巨石筑起的古寨，不仅是明清时期先民智慧与勇气的见证，更是一方承载着烟火气息的精神家园，在岁月的长河中，静静诉说着属于它的传奇，也等待着每一个寻幽者，来读懂它的过往与温柔。

◎非常记忆

远去的拉风箱

□ 杨应和

在过去，我们老家农村里，几乎家家户户的锅灶旁，都安有一只长方形的风箱。烧饭做菜时，通过来回拉动风箱上的把手，把空气压进灶膛，让稻草得以充分燃烧，起到鼓风助燃作用。

拉风箱是个体力活，也是个技术活。但瘦小的奶奶拉风箱非常娴熟，只见她左手拉风箱，右手边往灶里添加柴火。风箱欢快地发出有节奏的“咕噜噜”声响，厨房里不久就弥漫着浓浓的饭香味了。我小时候跟着奶奶学过拉风箱，我臂力小，一只手拉得不顺当，只好跪着双手拉风箱，隔会再往灶里添加柴草，往往是一会儿燃起一簇红红的火苗，一会儿灶内又浓烟滚滚。总是呛得我眼泪直流，咳嗽流鼻涕，灰头土脸的，拉不久就汗流浃背，气喘吁吁。

奶奶说，拉风箱不能过急，不能蛮劲，要用巧劲，灶里不要塞满柴草，预留充足的烧草空间。拉风箱时，拉风与放风的快慢速度均匀，火苗才均匀，柴草的利用得到最大化，没有一丝浪费。还有，炒菜时火要大，就要使劲拉风箱，烧肉、煮鱼在汤沸透熟之前大火伺候，沸腾之后，文火慢熬，风箱就得拉慢点。奶奶很了不起，没上过学，不懂得燃烧原理，一切都是经验之谈。这使我想起一句话：知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又必须付出艰辛劳动。

经过奶奶的耳提面命，练习几次后，我拉风箱也有模有样了。村上每逢放电影时，我家必炒蚕豆作为看电影时的零食。奶奶在锅灶上炒蚕豆，我轻拉风箱，脆香金黄的蚕豆随着奶奶的铲子上下舞动着，一点也不会焦黑。每次家里烧肉，我就忙着到厨房帮奶奶拉风箱，当肉熟透了，奶奶会用筷子夹一块给我吃，算是对我拉风箱劳动的一种犒劳。

忆往昔，风箱咕噜噜，催得炉火旺。看今朝，翻天覆地变了样。农村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升，电饭煲、电磁炉等家用电器粉墨登场，进入寻常人家，风箱逐渐退出人们视野，成了一个永不复返的时代记忆，也刻有我童年欢快的烙印。

放置在墙旮旯的风箱，布满了灰尘和蛛丝网，那经年摩挲出的锃光瓦亮的把手逃脱不了时光的摧残，像墙上返潮的泥坯层剥落着。岁月沧桑，睹物思人，我仿佛又听到风箱的咕噜声，脑海里闪现着早已离世的奶奶一脸慈祥地在锅灶边忙碌不停的场景。